

## “黑格尔的辩证法” “黑格尔的方法论”

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俞吾金

黑格尔哲学，尤其是他的方法论对中国理论界的影响巨大。然而，很少有人在“黑格尔的方法论”与“黑格尔的辩证法”之间作出深入的反思和严格的区分。按照恩格斯晚年的一系列著作，尤其是《路德维希·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》的看法，在黑格尔哲学中，存在着“体系”和“方法”之间的冲突。他在分析后黑格尔哲学的发展方向时告诉我们：“特别重视黑格尔的体系的人，在两个领域(指宗教和政治——引者)中都可能是相当保守的；认为辩证方法是主要的东西的人，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可能属于最极端的反对派。”显然，当恩格斯使用“辩证方法”这个术语的时候，他把“黑格尔的方法论”和“黑格尔的辩证法”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等同起来。事实上，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重大差别。

黑格尔在许多著作中谈论过他的方法论，最经典的段落在《小逻辑》中。他在该书中明确地告诉我们：“逻辑思想就形式而论有三个方面：(a)抽象的或知性[理智]的方面；(b)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；(c)思辨的或肯定的理性的方面。”即黑格尔的方法论包含以下三个环节：抽象的知性(正题)、辩证的理性(反题)和思辨的理性(合题)。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概括黑格尔的整个方法论，我们不妨称它为“思辨论”，即用上述三个环节中的最高环节(合题)来代表他的整个方法论；而辩证法，即“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”，简言之，“辩证的理性”只是其方法论中的第二个环节。“黑格尔的辩证法”并不等于“黑格尔的方法论”。

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：混淆黑格尔的辩证法与方法论，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？我们认为，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使辩证法成了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事实上，在黑格尔的整个方法论中，作为第二个环节的辩证法，即辩证的理性，是以第一个环节，即抽象的知性作为基础的。抽掉这个基础性的环节，辩证法便不可理解。在黑格尔哲学的语境中，抽象的知性追求的是事物的规定性和知性的确定性。黑格尔以异乎寻常的口吻肯定了抽象的知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：“……无论如何，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理智思维的权利和优点，大概讲来，无论在理论的或实践的范围内，没有理智，便不会有坚定性和规定性。”这段重要的话表明，抽象的知性的意义不仅体现在理论思维中，也体现在“实践的范围内”。比如，黑格尔认为，一个人欲有所成就，“他必须专注于一事，而不可分散他的精力于多方面。同样，无论于哪一项职业，主要的是用理智去从事”。在黑格尔看来，知性也是教养的一个主要成分。一个有教养的人决不会满足于混沌模糊的印象，只有缺乏教养的人才会停留在游移不定的思维态度和实践态度中。即使在距知性最远的艺术、宗教和哲学的范围内，知性也是不可或缺的。尤其是“在哲学里，最紧要的，就是对每一思想都必须充分地准确地把握住，而决不容许有空泛和不确定之处”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，没有抽象的知性，也就没有辩证的理性。

然而，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，抽象的知性也是有缺陷的，因为它执著于事物规定的僵硬性，从而陷入规定性的牢笼之中。在黑格尔看来，知性显然遗忘了斯宾诺莎关于“规定就是否定”的伟大命题。实际上，规定自身就蕴涵着超出自身的力量。因而黑格尔引入第二个环节——辩证的理性，来消解知性固有的僵硬性。辩证的理性，即辩证法的优点，是把否定性和流动性引入僵硬的知性思维中，其缺点是，如果停留在单纯的流动性和否定性中，就会导致虚无主义。因此，必须用第三个环节，即“肯定的理性”来引导作为第二个环节的辩证法，从而使辩证法的“否定”升格为“包含着肯定的否定”，以避免单纯的辩证法可能导致的虚无主义。

由上可见，黑格尔的完整的方法论是由抽象的知性、辩证的理性(即辩证法)和肯定的理性这

三个环节构成的，而辩证法只是其中的第二个环节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一方面，作为“思辨论”，黑格尔的方法论具有折中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特征；另一方面，如果撇开其中的第一、第三个环节，只抽取第二个环节，即辩证法加以发挥，则有可能陷入虚无主义。